

歷代詩話續編

歷代詩話續編

歸田詩話序

古詩三百篇。孔子取思無邪一言以蓋之。夫思無邪者。誠也。人能以誠誦詩。則善惡皆有益。學詩之要。豈有外於誠乎。余觀歷代工詩者。在漢魏晉則有曹劉陶謝輩。在唐則有李杜柳岑輩。在宋則有歐蘇黃陳輩。在元則有虞楊揭范輩。諸賢詩刊行久。固足以爲後學法矣。余同鄉宗吉瞿先生。蚤以明經薦。筮仕於仁和臨安宜陽三邑庠。陞國子助教。文名播於篇章。膾炙人口舊矣。復陞藩府長史。克勝輔導之任。無何居閒寓金臺。太師英國張公延爲西賓。甚加禮貌。先生不以夷險易心。暇日則篤嗜評古人篇什。取其旨趣微妙者著之。及觸景動情。形於吟詠。以自遣者。亦錄之。凡百二十條。析而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錄。先生自述其事弁諸首。一日。其姪德恭暨弟德宣德潤共圖鋟梓。持以示余。展玩再四。不能釋手。觀諸錄中所載先生誦少陵詩。則有識大體之稱。誦太白詩。則有大胸次之美。誦唐人採蓮詩。則美其用意之妙。誦晦菴感興詩。則知其闢異端之害。誦東野詩。而服前人窮苦終身之論。誦

晏元獻詩。則歎斯人富貴氣象之豪。及見前人林景熙詠陸秀夫詩。而知表殉國之忠。詠家鉉翁詩。而知表持身之節。以至錄自己香奩八詠之詩。和他人西湖竹枝之作。并雜述之。類無遺。非先生以誠而得古人作詩之要。蘊蓄之久。安能記之詳。而評之當哉。殆與宋儒輔氏讀國風凱風篇。而引文王美里操以爲證。朱文公註小雅大東篇。而歎非老於文墨者。有不能默契之妙。其致一也。先生苟以夷險殊塗。一動其心。則困苦抑鬱之不懈。安能肆情於風月。而評前人之述作乎。余恨生晚。不得侍函丈。以聆其緒論爲慊。姑書是於先生自序之次。時成化二年歲次丙戌冬十月穀旦。賜進士前翰林院庶吉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浙江辛卯解元八十翁錢唐木訥書。

錢唐瞿存齋公著歸田詩話三卷。蓋述其師友之所言論。宦遊四方之所習聞。而有關於詩道者。自序其端。藏之於家久矣。其姪德恭德宣德潤。共謀刻梓以傳。德恭之子中書舍人廷用。求余一言志之。公生長多賢之里。山川奇詭秀麗之州。而又嗜好問學。取諸外以充於內者多矣。

既壯而仕歷仁和臨安宜陽三庠訓導陞國子助教親藩長史皆清秩也。因得以溫燂舊學其所造詣尤深。時時發爲詩歌寄興高遠世謂詩必窮而後工。豈信然哉。及謫居塞外羈窮困約之中吟詠不廢晚歲歸休故里自顧其才無復施用於世乃益肆情於詩以自娛逸於清湖秀嶺烟雲出沒杳靄之間浩然與古之達者同歸間錄是卷謂將時加披覽如見師友聆其訓誨之勤而受其勸勉之益於此見公之問學自脩老而彌篤非尋常淺學輒矜持其所有者爲可及也。余觀卷中所載如謂陸秀夫殉國家鉉翁持節汪水雲賜還實足以媿姦臣壯義士豈獨娛戲風月以資人之笑談而已哉。故爲之序。成化三年四月二十又九日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兼經筵官同脩國史莆田柯潛序

錢塘存齋瞿先生宗吉在國初時著詩話三卷大畧似野史有抑揚可法之旨非汗漫無稽之詞久成全粹或取而觀之可資多識特其名號近於訂頑砭愚起爭端之謂不若直謂之存齋詩話也。昔范文正見片文隻字有關世道不忍輕棄況此其全編乎予不敏敢以正于詩壇君

子弘治庚申冬賜進士知錢塘縣事安成胡道識

予久羈山後心倦神疲舊學荒蕪不復經理每閒居默坐追念少日篤於吟事在鄉里侍尊長遊湖山及勝冠以來結朋儔入場屋迨尸教席登仕途至履患難謫塞垣少而壯壯而老日邁月征駸駸晚境而呻吟佔畢猶不能輟平日耳有所聞目有所見及簡編之所紀載師友之所談論尙歷歷胸臆間十已忘其五六誠恐久而併失之也因筆錄其有關於詩道者得百有二十條析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置几案間時加披覽宛然如見長上而接師友聆其訓誨之勤而受其勸勉之益也不覺忻然而喜喜極而悲悲而掩卷墮淚屢矣昔歐陽文忠公致仕後著歸田錄叙在朝舊事謂追想玉堂如在天上今予老與農圃爲徒亦竊歸田之號雖若僭妄然輟耕壠上箕踞桑陰與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晴日以求一息之快地位雖殊而心事則無異也知我者見此或能爲之一慨云洪熙乙巳中秋日存齋瞿佑自序

歸田詩話卷上

錢塘瞿 佑宗吉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鄉飲用古詩

古詩三百篇皆可弦歌以爲樂。除施於朝廷宗廟者不可。其餘固上下得通用也。洪武間予參臨安教職。宰縣王謙北方老儒也。歲終行鄉飲酒禮。選諸生少俊者十人。習歌鹿鳴等篇。吹笙撫琴以調其音節。至日就講堂設宴。席地而歌之。器用罍爵。執事擇吏卒巾服潔淨者。賓主歡醉。父老歎息稱頌。儼然有古風。後遂以爲常。凡宴飲則用之。如會友則歌伐木。勞農則歌南山。號新居則歌斯干。送從役則歌無衣。待使役則歌皇華之類。一不用世俗伎樂。識者是之。

唐三體詩序

方虛谷序唐三體詩云。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體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

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聖人之論詩如此。後世之論詩不容易矣。後世之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矣。而漢魏晉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俱廢矣。又有所謂汶陽周伯弼者。三體法。專爲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以爲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爲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以歐蘇黃陳爲第一。渡江以後。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翫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也。近高安沙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瞻。禪熟詩熟。又從而註伯弼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友也。將磧砂南峯袁公之命。俾回爲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年乙巳九月。紫陽山虛叟方回序。按此序議論甚正。識見甚廣。而於周伯弼所集三體詩。則深寓不滿之意。書坊所刻皆不載。而獨取裴季昌序。近見唐孟高補寫三體詩一帙。書此序於卷首。故特

全錄於此。與篤於吟事者共詳參之。

少陵識大體

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上哥舒開府。及韋左相長篇。雖極稱贊。翰與見素。然必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可謂知大體矣。太白作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二公雖齊名。見趣不同如此。

太白胸次

太白詩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是甚胸次。少陵亦云。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然無許大胸次也。洪武間錢塘宰鄭桂芳。歙之黟縣人。能詩而好客。醉後每誦太白此四句。又誦李適之詩。避賢初罷相。樂聖日銜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亦足以見其襟抱不凡也。桂芳有詩數百首。號樂清軒集。府教徐大章爲之序云。

黃鶴樓

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蓋顥結句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結句云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愛君憂國之意遠過鄉關之念善占地步矣然太白別有槌碎黃鶴樓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

相如琴臺

老杜琴臺詩云茂陵多病後尙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寶靨羅裙蓋詠文君服飾而用意亦精矣以大家數而爲此語近於雕琢然全篇相稱所以不可及近閱李琬傳有蔓草野花留服飾風魂月魄斷知聞知其出於此然亦善用事

詩能解患

詩雖能致禍然亦能解患王維陷賊中受僞命祿山於凝碧池置宴作

樂維有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千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邊奏管絃。及唐收復兩京。凡汚於賊者。以五等定罪。肅宗見此詩。得免。太白坐永王璘事。繫潯陽獄。朝命崔圓鞫問於獄中。上詩曰。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回造化筆。或冀一人生。得減死流夜郎。東坡爲舒亶李定等所論。自湖州逮繫御史臺獄。時宰欲致之死。於獄中作詩寄子由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神宗見而憐之。遂得出獄。謫授黃州團練副使。後作中秋月詞云。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覽之曰。蘇軾終是愛君。得改汝州聽便。

因詩見罪

薛令之爲太學正。有詩云。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

長闌干。明皇見之怒。續題云。鴟鴞觜爪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柏寒。任逐桑榆暖。因斥去之。王維攜孟浩然在翰林。適駕至。得見。命誦所爲詩。有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之句。怒曰。卿自棄朕。朕何曾棄卿。卽放還山。惟太白召見沉香亭。應制作清平調詞三首。頗見優寵。然僅得待詔翰林而已。及在禁中。與貴妃宴樂。妃衣褪微露乳。以手捫之曰。軟柔新剝鷄頭肉。祿山在傍接對云。滑膩如凝塞上酥。帝續之曰。信是胡兒只識酥。不怒而反以爲笑。謬戾如此。天下安得不亂。

浯溪中興碑

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

然誠齋楊萬里浯溪賦中間云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策于高邑稟重巽於西帝違人欲而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旟者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

邊帥事

嚴武在當時不以詩名其節度西川有詩數首僅載老杜集中如云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趙雲澗尙書好誦之曰氣魄雄壯真邊帥事也

採蓮詞

貢有初泰父尙書姪也刻意於詩嘗謂予曰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花臉兩邊開棹入橫塘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王昌齡採蓮詞也詩意謂葉與裙同色花與臉同色故棹入花間不能辨及聞歌聲方知有人來也用意之妙讀者皆草草看過了

山石句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

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破却工夫。何至作女郎詩。按昌黎詩云。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固爲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

淮西碑

昌黎作平淮西碑。旣已登諸石。憲宗惑於讒言。詔斲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在當時莫能別其文之高下也。及東坡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公論始定。然李義山與昌黎相去不遠。其讀淮西碑長篇至五十餘句。稱贊備盡。則是非不待百年而已定矣。

陸渾山火

昌黎陸渾山火詩造語險怪初讀殆不可曉及觀韓氏全解謂此詩始言火勢之盛次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剋相濟之說也題云和皇甫湜韻湜與李翱皆從公學文翱得公之正湜得公之奇此篇蓋戲效其體而過之遠甚東坡有雲龍山火詩亦步驟此體然用意措辭皆不逮也

示兒詩

昌黎示兒詩云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主婦治北堂簪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峨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爲棊槩以相娛躑躑媚學子墻屏日有徒嗟我不修飾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朱文公云韓公之學見於原道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

其好樂之私。日用之間。不過飲博過從之樂。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者。觀此詩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按朱子所以責備者如是。乃向上第一等議論。俯而就之。使爲子弟者讀此。亦能感發志意。知所羨慕趨向。而有以成立。不陷於卑污苟賤。而玷辱其門戶矣。韓公之子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綰。綰咸通四年。哀七年進士。其所成立如是。亦可謂有成效矣。詩可以興。此詩有焉。

五言警句

宋蔡天啟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捲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今考之。信然。

東野詩囚

遺山論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又云。我厭孟郊詩。復作孟郊語。蓋不爲所取也。東野詩如食薺腸亦

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又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爲讎。氣象如此。宜其一生跼蹐也。惟登第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頗放繩墨。然長安花。一日豈能看盡。此亦讖其不至遠大之兆。

尖山險譚

柳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鋌。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作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或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雖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語雖過。然造作險譚。讀之令人慘然不樂。未若李文饒云。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雖怨而不迫。且有戀闕之意。

顧況勉樂天

白樂天少日以詩贄謁顧況。況見其名。戲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閱其詩。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才如此。居亦不難。宋薛奎未第時。贄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馮掩卷謂曰。不知